

張蒙德  
斐秦華

# 伉儷正傳續集

苦雨

友聲經常寄來雖然嫌慢一點，好在無時間性，絡續寄到，依然能解饑渴，日昨收到一八四期友聲，讀唐鏡文學長文，偶興來，寫了一篇張、裴正傳續集，想博諸學長一粲，友聲如多刊些學校中往日生活文字，中年或晚年的學長們讀了回味無窮，如執筆者都用別號，猜猜筆者是誰，也具無窮興趣。

今日收到友聲第一八四期，讀內載唐鏡文學長所寫「張蒙德、裴秦華伉儷正傳」，對二位的堅貞奮鬥，真是欽敬。而唐學長在結尾上：「寫到這裡，前後看一遍，真像一場電影……」我想，也許他們將來真會拍一部電影；正巧連日來在友人處借了幾本「傳記文學」合訂本，各作者對各成名人物，都有所補述。我雖非作家，而張、裴為名人則無疑，爰將二學長與筆者有關者，補列於後，姑名之為正傳續集。自後有無之二之三，且看諸學長有無如吾之豪興，共附驥尾了。

我進唐山交大第一個認識的人是張學長。這，我一點都沒「高攀」。原是；我於民二六年秋在上海考取唐山後，學校了無消息。那時家兄在德國，他要我再考同濟第二次招生，我就去考，而且也考取了。轉輾溫州到金華，在同濟繳了費，報了到，由一德國老

太婆——德文補習班教授——指手劃腳地教了一星期德文，忽然晴天霹靂，日寇在舟山登陸，同濟又得撤退大後方。咱是莫說學費書籍費全繳了，即房租伙食，也預繳了一月，身無分文，返滬固不可能，隨校搬遷，則按同濟規定，先後次序得由上而下，即除教職員不算外，咱們德文補習班該是輪到第六批了——同濟醫學院係五年制——「乖乖的冬！」幾個同班小伙子，雖不知所謂怕，但究竟心中不是味道，大家打算溜。

那時的金華，雖尚未遇空襲，但逃難的人已擁擠不堪，秩序甚亂。我既無錢，也無法溜，就去車站看熱鬧，正在東張西望之際，忽見有一人持三角小旗，上書：「交大唐山工程學院遷校園」坐在一堆行李上發呆，我即趨前發問：

「請問你們搬到哈地方去？」

「還沒定，也許南昌，也許湘潭。」

唐山第一個認識的，則我該是裴學長進唐山第一個認識的了。

「你們還要新生嗎？」

「選定學校，當然要招新生哪！」

「可是阿拉是你們的新生呀！」此人聽了，又發

了呆，我見機地將隨身所帶的一份錄取新生單指給他

看，

「略！這就是我。」

「那你現在呢？」

「在同濟。」

「那……那你還想進唐山？」

「當然！」

「那你不跟咱們一塊兒走？」

「我……」這次，輪到我發呆了。

「怎末的？」

「阿拉買不到票。」買不到票是事實，真正的苦

處，還是沒有錢！

「那不要緊，咱們有兩節鐵皮車，你趕快去拿行

李，咱們就要走啦！」

就這樣，他的京片子，我的上海腔，沒多一句，

沒少一句，我掉轉頭，喊了部人力車，飛也似地進城

取得鋪蓋，原車趕回來，他還在等着，他給我付了車

錢，他給我搬了行李，他給我在車皮的一側安了位置

，他和我聊上了天，他就是在他班上年紀最小，功課

最棒，人物最帥的「三最」張蒙德學長。

提到裴秦華學長，更有緣啦！若說張學長是我進

原是；我免費隨校遷到湘潭錢家巷，因學校尚須安裝桌椅和招考新生，不即上課，我趁機去距湘潭只四十五公里的故鄉——湘鄉——溜了一轉，待歸校，新生中已有不少湖南老鄉，同時因我的註冊號碼在本班中為最早，故當時在湘潭負責復課的朱泰信教授指定我為本班班長，有天早上，朱教授召了我去，介紹了裴學長，欲我給她在班上安一個位置，記得當時錢家巷的女同學，宣俊亭學長一人，有一次在壁報上，我寫她為「萬綠叢中一點紅」，給高班學長看到，讀者而非編者用紅槓在側特意劃出來，不知是欣賞，抑嫌新人小子太唐突，足證當時女同學之稀珍也如此。故裴學長之進吾班，莫說在我班上起了漪漣，簡直是全校的一個大漩渦。

我們湖南人一向自認為樸實，而稱江浙一帶的人為下江人，該是比較機靈些的，忝籍湖南，素居上海，故本班的湖南同學都認為我算下江人。楊兄佩玖，班中摯友也，他對我說：

「L，你若能將密斯裴的年齡打聽出來，我請客！不過，不過只限定在今天呀！」

密斯裴的年齡，按她當時笑起來老是「呵！呵！呵！呵！」及連跳帶蹦的走路姿態來判斷，我儘可說她十七、八歲，楊也無法反證我的詛誤。可是要他請客就難了。靈機一動，我趁中午休息時間，趕回臺灣住處

，假造了一份本班同學姓名年齡籍貫統計表，因為來不及請各同學填，就用各種顏色的鋼筆鉛筆，和正楷草書行書以及無不知名的怪體，代為胡亂寫好，趕回錢家巷，正好裴到了而還沒上課。於是恭恭敬敬地呈上密斯裴，請照填，那時，全班鴉雀無聲，廿幾雙眼睛，全神屏聲靜氣地貫注在密斯裴的那枝筆上，一待她落筆，就同時有好幾個人喊着：「L，拿來，我還沒填哩！」本來，填了沒填，密斯裴反正不認識誰，倒無所謂，可恨搗蛋鬼小陳，偏要喊出：「你明明的填了，還叫什麼！」我死瞪了他一眼，趕緊收起說：「上課啦！」精靈如密斯裴，心中當然有數。我只對朱教授付託之重有點愧疚而外，對裴學長的反應已無遑顧及，巴不得下了課，拉着楊，鄭矮子榮堯——另一班中好友——作陪，去十七總吃老風捲去也。

老風捲係當時湘潭一家吃食店之名點心。

張、裴二學長在遷校途中之柳州演飛將軍兄妹，記得筆者也會參加演出，扮演什麼角色，忘了，角色個性却是優劣分明。筆者從沒演過話劇，何況欲扮演傻瓜，於心不願。幸而拉角的那位老學長，勉以「大智若愚」，才聽進了耳，於是裴學長給我糾正「南」腔滬調，自後幾成了平越時期的話劇明星，難怪將畢業時，與裴學長在管四同班的會昭諫學長在我紀念冊上寫着：「我們非但同鄉，而且是小同鄉，非但同級，而且是同「輩」所謂輩者，因輩裴同音，凡同學們中心仰慕裴學長者，依資格程度深淺所編輩份也。會

兄多才多藝，話劇歌唱全能，承贈以「同輩」稱呼，算是「抬舉」了，記得咱們有次管四與礦四賽足球，礦四總共只十八人，欲湊成十一人的隊伍，實力可知。管四則健將如雲，會兄任左鋒。賽前，他更氣我：「咱們還有啦啦隊來助陣哩！」原來他們班上有七八位女同學，幹勁的，已無福如在湘潭時台管理，上不上於一班上課！開賽後，果然他們女同學全體出動，裴學長也在，筆者是「名」後衛，見裴學長在，也不知那來的一股子勁，直衝管四陣地，一脚中的，結果是一比零，礦四勝，讀了唐學長的正傳，那時沒想自殺，總算不容易。

拉維寫來，大堪回味，有日到華盛頓，唐學長在張府所享的一頓油條大餅豆腐漿席，該也少不了我的份兒了。

### 喬遷誌喜

陳彬 台北市南京東路五段一二三巷六弄四號  
(武昌新村)  
李華桐 Mr. H. T. Lee  
2 Skyview Drive  
Pongkeepsie N. Y. 12603  
U. S. A.  
Overea Industry Co.,  
Charter Bank 1416  
Lane 6, New Road  
Bangkok, Thailand  
林雨蒼 羅鏡心  
} Charter Bank 1416  
Lane 6, New Road  
Bangkok, Thailand

## ·美國與台灣·

# 萬里姻緣一線牽

程威廉

潘文淵 郭宗太 兩府結親盛況

本文係程學長在六月間參加婚禮後，即趕工寄來，友聲一直未能收到，近日編者接到唐江清學長信中談及，才追蹤找獲。細審郵局蓋章七月七日即達臺北，誤於洪橋，致使此大好喜訊延遲至十月份刊佈，特向潘文淵、郭宗太、程威廉三位學長致歉。因為校友聯姻是全交大上下最樂於知道的。——編者

民廿四級電機系各位學長們，我在校時也曾見過，他們已是大四，那時我正是才入交大的一年級新生，可是足球場上常見潘文淵學長球賽時的英姿，潘兄畢業不久即來美國，前十年再見到他時，他已是名滿全美的電子專家，在RCA任固態電子研究所主任，為國人大大爭光，雖是一位名學者，可是口才之流利，無論是演講或是平常交談總是充滿了幽默意味，既得體又輕鬆，費城校友會任主席多年，美州校友總會成立後任副總會長兩年，對會務的推進行不遺餘力，博得校友們的敬仰。民五十五年留美中國工程師學會返臺

講學他任副隊長，帶了嫂夫人及其次子 Victor 返臺，級友郭宗太盡地主之誼，郭家五小姐 Yolander 和 Victor 一見傾心，談得至為相投，在臺數週差不多天天見面，感情日增，去年郭小姐來美，在聖路易求學，萬里姻緣從此也就牽定。

潘、郭兩府選定了六月十五日星期六下午四時，在紐約市八十六街教堂舉行宗教儀式婚禮，到了兩百多人，那天真是吉日佳期，民廿七級機械系毛震球令郎毛政與楊嘉琪小姐下午二時在紐約大學 Bronx 教堂結婚，所以我及內子尚能趕這兩場喜事。潘府在婚禮